

图书情报纵横谈

华勋基 夏国峰

图书与情报工作是人类利用书刊资料，继承前人成果的双翼，研究二者的关系是为了提高其飞翔高度与速度，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下面谈点个人浅见与同行们商榷，舛误之处，请不吝斧正。

历史脉络

图书馆的产生，溯源亘古，各个民族自从有成文记录以后，经过一定的发展演变，出现了图书资料和收藏图书资料的场所，可以说这种场所就是原始形态的图书馆。在我国有成文记载的历史已逾四千年，原始形态的图书馆至迟也可追溯到秦代以前，据史籍记载，在战国时期，“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①，庄子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②，说明当时私人藏书已极盛行。孔子既是教育家，思想家，也是整理我国古代文献的先行者，他广泛收集图籍文字，撰成诗、书、礼、易、乐、春秋，既相似于后世的分类，又近于现代的综述。可惜秦皇焚书，造成图籍散乱，致使当时图书馆的面貌，混沌不清。到汉成帝时，“求遗书于天下”^③，图书又积如丘山，刘向、刘歆父子阅历二世，整理图书，著了《七略》，形成世界上第一部图书分类法。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的图书馆就已具规模。

在欧洲巴比伦时期，几乎每一所庙宇里都设立有图书馆，收藏着天文学和占星术的文献，供人们学习卜筮方术。到公元三世纪，象征希腊文明的亚历山大里亚城是当时欧洲

学术的中心，在这个城市有一个古代最大的图书馆——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它收藏了四十万册珍贵的古代科学文化书籍，分文学、数学、天文及医学四部。当然，在那个时代，这种原始形态的图书馆，尽管收藏了古代科学文化精萃，然而它只归属于少数上层人物所占享，既谈不上主动传播知识，更没有什么情报交流。但是，凡是书刊资料都含有情报因子，情报因子的自由扩散是封锁不住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正是由于图书馆具有这种性能和作用，所以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才于公元390年，被反对科学的基督教主教德沃菲罗斯为首的一伙僧侣，将其捣毁洗劫一空，这是对欧洲古代文化的一次罕见浩劫，从政治思想上反映了宗教和科学的殊死斗争，同时也说明了图书馆既然产生了，就必然会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这是书刊资料的自然属性和图书馆特有的社会职能，无论人们愿意不愿意，自有图书以来，就有情报传递，图书馆的出现，又为传递情报创造了社会条件。

十五世纪下半叶，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席卷欧洲大陆，敲响了中世纪黑暗的丧钟，冲破了宗教神学的禁锢，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开辟了道路。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国的印刷术传入欧洲，使用活字版印刷术代替了在羊皮上抄写文献的拙笨方法，使记录和传播科学文化的条件发生了划时代的改变，有力地推动了学术思想的交流。马克思曾经说过：包括印刷术在内的我国古代三大发明，是“予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

大发明”，“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④由于科学文化的掘起和图书印刷能力的增强，图书馆事业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1480年法国成立了国家图书馆，同期在罗马、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等城市，也广泛搜求湮没已久的古代著作，制版印刷。许多豪商贵族也延揽学术，附庸风雅，不惜重金收购古籍，建立书室文库或资助图书馆。许多科学家通过图书馆，博览群书、开拓了知识视野，在科学某些领域取得了显赫发现。以哥白尼来说，他在意大利住了六年，成为波伦亚大学教授诺瓦腊的学生，在这六年中他几乎仔细研究了当时所有的数学和天文学的书籍，终于创立了太阳中心学说。

但是，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的特点，主要是建立在科学家对客观世界直接观察的基础上，例如刻卜勒继承他前辈布拉赫对星位的记录，经过十年观察验证，才总结出天体运动三定律；伽利略观察到吊灯摆动，才发现等时性定律；我国同期的李时珍也是几十年如一日，踏遍青山，采觅药物标本，才撰著具有世界影响的药学经典。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时开始的自然科学最初一个时期中的主要工作，是掌握手边现有的材料，在大多数部门中必须完全从头做起。”^⑤这就是说，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还很肤浅，科学还不成系统，前人留下的成果也寥寥无几，科学研究工作一方面开始利用手边现成的资料，另方面则靠学者们向大自然中从头搜集。科学研究的这一特征，决定了知识的获得与发展，主要不是靠书本，而是靠自身的实践探索，因此，只能说人们自觉地运用图书资料，继承前人的知识成果，仅仅才开始。

历史进程到十七世纪以后，英国爆发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工业兴起，促进了科学的应用，许多发明创造直接用于生产，这就

诱致科学成为资本致富的手段，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而大力发展科学，科学为了自己获得实际应用也展开了相互竞争。另一方面，科学既然成为改进、提高生产的基础，因此生产的每一步发展对科学的依赖也就愈来愈大，要求也愈来愈高，以致于任何一个聪明才智的学者，都难以独力完成一项重大的发明创造，他们都只能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并努力与同代人协作，才能在科学事业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了科学组织和学术团体，最早的学会是1560年在那不勒斯成立的“自然秘奥学院”；1603年在罗马成立了“林猓学院”，伽利略便是这个学院的成员；1651年在佛罗伦萨并创立了“西芒托学院”；英国的学者从1645年起就以“无形学院”的名义，经常在格雷汉大学和伦敦集会，1662年经英王查理二世特许，正式成立了“皇家学会”；1666年法国成立了国家科学院，1700年德国成立了柏林科学院，到十八世纪，这类科学组织已遍及到世界主要国家。学会与学院集中了本国的科学家以致客籍学者，使科学研究逐渐纳入社会化，成为社会的一般劳动。各国科学家云集一堂，交流学术，互换情况，共同提高，促进科学事业发展。为了使学术交流持续不断和扩大范围，各学会都陆续出版会刊，世界上第一种学术刊物是1665年在巴黎发行的《学人杂志》，三个月后，英国皇家学会创办的《哲学汇刊》相继问世，这类刊物除了发表原始论文，公布研究成果之外，有些还辟置专栏，报导科技消息和新书介绍，从此开创了交流情报的又一形式。如果说早期科学家之间的通讯联系是最初交流情报的个体形式的话，那么学会的成立和会刊的发行，则是有组织的社会交流的开端。这一转变标志着情报已经超出仅仅是科学家个人需要的范围，而成为社会的以致国际的共同需要。许多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的科学文化，开始注意收集和利用书刊资料，加强图

书馆事业的建设。1661年普鲁士成立了国家图书馆,1712年西班牙成立国家文库,1734年意大利成立那波利国立图书馆,1756年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也相继成立,一直到1800年成立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收集和传播科学成果的任务也就成为一项社会职业,历史地落到了图书馆,情报工作作为图书馆书目参考的一部分,开始胚胎萌芽,孕育于图书馆中。

回顾历史,顺理脉络,我们可以看出图书馆工作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而发展。情报工作则是伴随着书刊资料的传播而形成的,是图书馆工作深化的分裂物,也是近代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分 科 发 展

十七、十八世纪的科学毕竟还处在收集材料的阶段。收集材料基本上是描绘自然现象,对于各类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则知之甚少,科学成果的积累还为数不多,记录成果的书刊资料增长速度也较为缓慢,以期刊来说,从1665年到1750年间,仅增加到50种左右。但是从1750年到1865年就已突破千种,图书和小册子的出版量,仅欧美几个国家到1886年就达到几万种。由于书刊资料数量的增加,给人们在利用上带来了新的困难,单纯依靠图书馆以整本著作作为著录单位的书目工作,这时已难反映书刊资料内容的复杂性,也不能满足人们攫取情报的需要。因此把书刊资料所含情报按学科专业进行提取、加工、浓缩就无可避免的成为社会需要,也就从这个时期起,图书工作和情报工作开始走向分科发展的历史。

如果把十九世纪作为情报工作脱离图书馆母胎,开始成为一项社会分工而独立的话,那末原因还不仅仅在于,甚至主要不在于书刊资料数量的增长,而应从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来解释。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科学

发展到“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⑥,特别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细胞、能量转化和生物进化三大发现后,极大地推进了人类对自然过程的认识,这时“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⑦。科学的景象已不是平面图象,而是一个有层次的立体,一方面新知识新学科纷纷独立,日益专门,另一方面各学科交错渗透,彼此衬托,既反映出科学之间的隔核,又构成为合谐的大厦。

科学技术的这些规律和特征,折射到书刊资料中就形成了各科内容交织,形式纷繁,文种多样,给人们在利用上造成了许多困难。图书馆是传播知识的媒介,其工作结构和方法也应随之演变,从早期一元一次上升到多元多次。马克思在论述科学技术成果得到应用后,对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影响和作用时说:“机器的使用扩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增加了特殊生产部门和独立生产领域的数量。”^⑧情报工作正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

分科后的图书馆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书刊资料的科学管理方面,它通过分类、编目、典藏等环节,将包罗万象、数以万计的书刊资料组成如同科学本身一样的有机整体。所以,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编制图书分类法的研究盛行于世,1876年杜威发表十进制分类法,1891年克特发表展开制分类法,190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问世,1905年国际十进分类法也得到公布。在编目方面,1841年大英博物馆首创编目规则91条,1852年美国史密森学会图书馆出版了39条目录组织规则,1861年哈佛大学图书馆设置卡片式读者目录,1872年美国波士顿图书馆开始采用印刷卡片目录,1886年杜威提出标准卡片,到1865年正式成立国际目录学

会。分类和编目是当时图书馆工作的基础业务，但并不是唯一的工作内容，事实上包涵情报工作内容的参考咨询业务也相应在发展和提高，这为日后一些图书馆过渡为情报中心奠定了基础。应该看到在现代科学世纪中，图书馆并不是静态的书刊储存库，图书馆学的专家们一直都在致力于发掘书刊资料宝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最先跃入为具有国际影响的情报中心，如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等单位，以及大量的图书馆学专著中得到证实。

把情报工作从图书馆中分化出来，使其成为一项社会分工，德国走在世界的前列。1807年德国出版了一种《矿物学文摘》，可以认为是情报刊物的起源。但是作为定型而又有独创的情报工作，则是1830年创刊的《药学总览》，后改名为《化学总览》。该刊的出版标志着情报工作独立伊始，因为它提出了明确的宗旨和方法，正如该刊第一期前言所说：“这一工作的目的是全面地迅速地反映国内外文献中发表的药理方面所有新的、重要的、有意义的事实，其方式是使药剂师不受繁琐细节的耽搁而容易获得大概结果，并直接确定它们与本门学科的关系。”显而易见，文摘这种形式是为了解决书刊资料的多样性与科技工作者需要的特定性之间的矛盾，它的方法是对原始文献的整理加工，提取浓缩，无疑是在图书馆传统的书目工作的基础上的深化和进步。自此以后，以编制各种各类文摘及其索引为主要内容的情报工作，发展到科学的一切领域和世界许多国家，1876年英国出版了《矿物学文摘》，1884年美国以卡片形式发行了《工程索引》，1907年美国的《化学文摘》和1926年的《生物学文摘》都接踵问世，到现在为止，据有关单位报导，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公开发行的文摘、索引大约有一千种左右。

早期的情报工作，基于文摘或索引是整理文献的工作，所以人们都称它为文献工

作，使用“情报”这一术语是1898年成立的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情报部，该部出版的《科学文摘》曾宣称主要是为科技工程人员提供情报服务。这一概念逐渐为国际上接受，例如1895年成立的“国际目录学会”，在其改名为“国际文献联合会”时，明文确定其宗旨是通过国际合作，促进文献研究工作，尤其注重于在科学技术领域内的情报组织、存贮、检索、传播和评价。195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下，又成立了“国际情报处理联合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报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的局面，一些国家把战时军事工业情报转向了民用，并在政府中设立专门的科技情报机构，如美国的商务部技术服务局、原子能委员会技术情报局、国防部军事技术情报局等。另一些国家则在图书馆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种情报中心，如英国的科学参考图书馆、科学与技术出借图书馆等。同时还组织了一些跨国情报机构。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5年出版的《世界技术情报与文献服务机构指南》一书报导，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情报机构为467个，如果加上各国的专业情报机构，民间情报组织大约有三千个左右。现在，情报工作的作用和地位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情报工作的内容和方法又经历着一场新的变革，所谓“情报时代”已进入人类历史。

从1830年开始，情报工作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开拓书刊资料的利用率方面，在文献检索和情报传递的科学方法方面，无论其深度与广度都超越了图书馆，为人们继承利用前人的成果，创造了许多新途径，并且带动图书馆跨进了第三代，向现代化发展。但是，作为一门科学，情报学仍然处在成熟期，它借助于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有着很大的依附性，严谨系统的体系还有待于建立。

综 合 系 统

科学历史表明，人类聚集了今天赖以文

明和开发整个自然界的知识，在它漫漫长河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古代，科学都包涵在哲学之中，呈出科学知识一体化的特征；第二阶段发生了学科分化，相对独立的格局，到了现代，科学的特征是前两个阶段的综合，即知识分门别类而又辩证统一，促使着知识不断衍生和重新组合，奔向综合利用的新趋势，组成为许多系统工程和横断学科。比如环境工程就是把地学、生物学、工程学、医学以及城市规划等的成就，综合为改造人类客观环境的一项系统工程。又如控制论则是集数学、物理学、电子学、生理学之大成，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当代科学的这一特征，一方面反映出科学的相互关连、互为运用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表明联系着的事物有着可分性，联系揭示它们的共性，可分保持各自的个性，从而构成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较高级阶段。

图书与情报工作是繁荣和积累科学知识的加速器，如果图书与情报工作不创造出积累与传递科学知识的新体系，不能提供集约程度高、综合性能强的情报信息，则科学发展和文化进步势将延缓步伐。因此，改变图书和情报相互平行的直线关系，组成收藏、研究、传递、利用人类知识成果的综合系统，这是提高我国社会的科学能力，有效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客观需要，也是适应科学发展的潮流，改革我国图书与情报事业结构的必然趋势。

所谓图书情报综合系统，不是简单的合并，也不是由一门知识取代另一门知识，而是在保持二者各自特点的基础上，组成一个新的整体，克服彼此的局限和不平衡状况，有组织、有秩序、有层次地开展收集、管理、检索，传递书刊资料业务，进行研究、分析、预测、推广科技成果工作，共同为全体用户和读者服务。我们认为，把图书与情报组成为这样的综合体系，不仅有着理论上的依据，同时也具有实际可能。首先，图书

与情报工作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二者使用同一原材料——书刊资料；共用同一技术方法——分编技术和检索方法；服务同一对象——科研、生产；达到同一目的——利用知识成果，从而共同构成为社会的科学能力的一种因素。因此，图书与情报的结合，不是任意的人为的捏合，而是取决于它们彼此共存的本质特性。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的发展，为图书与情报提供了互相组合的现代化手段。目前国外已经在编目、存贮、检索、传递四个主要程序上解决了联机作业，这是可供我们借鉴和引进的物质条件。再次，科学技术界一致呼吁尽早组成高度集约而又效率迅速的图书情报系统，以便解决当今“书刊泛滥”、“情报爆炸”的状况，可以说，二者的结合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第四，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这一系统的建立，创造了无比优越的政治前提，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的指出：“发展各种类型的图书馆，组成为科学研究和广大群众服务的图书馆网”所指的图书馆，应该理解包括情报单位在内。以上都说明图书与情报结合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基本具备，尽管在组建这一系统过程中，还会有一些障碍和困难，只要图书情报工作者共同努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为了使我国迅速组成图书情报综合系统，从组织上要建立全国的和地区的协调机构，负责统筹安排，全面规划。当前，首先从调整入手，调整文化、教育、科研三个系统的图书情报机构，改革其平行关系，重点地建设各类各级的图书情报中心，提高我国图书情报工作的整体水平。从理论上要建立一门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图书情报综合的结构、职能、地位、作用和管理方法。从人才上要建立一支图书情报皆通的专业队伍，克服那种图书只搞文科，情报只搞理科的狭隘传统。从思想上要建立一体化的观念，改变

马列主义外文书目初探(续完)

杨 威 理

26.《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藏书字顺目录》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是世界闻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研究和资料中心之一。该所建立于1935年,四十多年来一直努力收集有关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图书和档案。《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藏书字顺目录》(“Alphabetical Catalog of the Books & Pamphlet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是这个研究所的图书部分的书本式目录(该所的丰富的档案资料没有公开目录)。这一套目录正册12卷,附册5卷,共17卷,于1970—1979年出版,收有近40万册英、德、法、俄、意、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文字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珍贵书籍。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专业图书馆公开出版馆藏的书本目录,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者查阅这一套目录就可以更方便地利用该研究所的藏书,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史料指南来使用。这一套书目按著者字顺排列。他们的特藏之一——俄文书都是把斯拉夫字改换成拉丁字母著录的。这部书目在美国波士顿付印,是把该所图书馆

的著者卡片直接照像复制而成的,售价1,500多美元。北京图书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图书馆等单位已向国外订购,但还没有到货。笔者曾于去年年底在阿姆斯特丹翻阅和使用过这套书目。在此之前多次听说,此目录系研究社会主义史的必备工具书云云,果然名不虚传,很多书籍都在这里查到了。

27.《列宁尼阿纳》

由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和列宁图书馆合编的《列宁尼阿纳》(“Лениниана”),从1971年开始出版,至1979年出了1—3卷,第3卷分为3分册。它的全称是《列宁尼阿纳:1956—1967年列宁著作目录和有关列宁的文献目录》(“Лениниана: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В. И. Ленина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о нем 1956-1967 гг.”)。《列宁尼阿纳》这一名称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早在1926—1930年,由列宁研究院出版了题为《列宁尼阿纳》的有关列宁的书目,是收入1924—1928年发表的文献的。这次出版的《列宁尼阿纳》是一套相当完备的、在苏联用俄文发表的列宁著作目录和有关列宁的文献目录。第1卷于1971年

各自为政的状况,扫除科学上的“小农经济”。只有切实做好上述工作,我国的图书情报综合化才有可靠的基础。否则,我们将有负于充满希望、大有作为的八十年代。恩格斯很早以前就希望过,在各部门科学的接触点,“恰恰可望取得最大的成果。”^⑨可以相信,图书与情报的综合,必将为发掘书刊资料潜力,提高图书情报服务质量,开创更广阔的前途。

注 释

- (1) 《墨子·天志上》
- (2) 《庄子·天下篇》
- (3) 《汉书·艺文志》
- (4)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67页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47页
- (6) (同上)第四卷,241页
- (7) (同上)第四卷,242页
- (8)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5页
- (9)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268页